

第三十屆火鳳凰文學獎 小說

得獎名單

第一名

有個故事想告訴你

九六九 張勝惠

第二名

清醒

九四三 謝京廷

第三名

臨界

九三七 吳青峰

佳作

風云

九六四 沈宜靜

浴火

九四三 賴文琪

荒漠

九六六 張瑋真

記憶停泊處

九一一 蕭芝琪

評審名單

初審	林宗賜	老師
	陳玲玲	老師
決審	楊照	先生
	〔名作家〕	
	蘇偉貞	先生
	〔名作家〕	
	張翠雲	老師

臨界

文·圖／吳青峯

走在深夜返家的小巷中，路燈的火焰把維的歸心燒得焦躁起來。

正當終於穿過最後一盞紅綠燈時，維忍不住露出嘴角的竊笑，彷彿是一件多麼艱鉅的任務被他征服一般，笑裡的細紋還擺盪著那麼一點輕蔑，燃燒得比路燈還令人心驚。「穿過了。」在他順利橫跨過馬路的同时，他失聲笑了，準備提起腳跟就跑。

就在這個念頭形成的很完整的同時，不知哪裡飛來的一隻蛾，不停地在他頭顱的四周盤旋，繞個不停。維的心又返回了焦躁，竟放聲向一隻「昆蟲」喊道：「走開，牠這卑微的傢伙！」並且順手揮了揮，這一揮，把一堆細細小小的聲音給揮進了耳裡。

「不敢，不如你自卑呢！」夾雜著更顯得嘈雜的振翅聲，但如此細小的聲音卻很清楚地刺穿維的耳膜，他詫異地望著那隻蛾，而那隻蛾竟也停飛在他面前。

「我雖卑小，小時候卻是十分安穩地攀爬在我的樹上，我雖醜陋，但可不比人類擁有邪惡的靈魂恐怖呢！」蛾又開口答道。維不及身上毛髮全部豎立完畢，腿的神經早已備戰，他慌張地逃跑，就好像十萬隻蝴蝶的翅膀都被他奪去，沒有殘餘一點力氣。

「等等，我們還沒有談完呢……」蛾在後面挽留，維那提得起膽回頭，乞討般的奔走了。維醒了，伴同一身密密麻麻晶瑩剔透的冷汗，躺在自己的床上。

陽光如碎鑽般，從窗外以三十度角灑了進來，把維給敲醒了。昨夜那場莫名其妙的怪夢竟還令他餘悸猶存，他下床之前，先用腳趾尖試了試地面才敢放心踏上。打開房門，一股慣有的香味刺進維的鼻腔，維忍不住忽略了廁所，一股腦就走進廚房的惠背後，伸手拿了還沒準備好的早餐就吃。「維，你又這樣！」惠似罵似嬌的說著，繼續做好她妻子的職責。

維兩眼盯著惠看，心裡感到很幸福，多少年的經過把他擺盪不定的激湍注成安穩的大海，那些不堪漸漸被沈降到深邃的遺忘裡，也許是刻意吧！把不堪刻意轉成麻木，好讓自己不被搞得不堪，然而就像難以辨認的幽冥界，那鬼的恣意亂舞還是隨時逮住機會就突襲，不過這幾年來似是把腳步放輕些了。但這幾天怎麼又存著些浮動，維有些莫名的不安，不安那心中的預感是否正確，心漂浮在看不見邊的大海，下一秒不知道在哪。

維又準時走入返家的小巷，望著離家的最後一盞紅綠燈，卻不知道這次是否能穿過去，抑或穿過了仍然註定走不到家。咬緊了牙，一種狂妄的戰慄讓他頭皮都麻了起來，他的四肢有如機械般，好像由別處的發條所控制，靈活不起來，但既然是由別處的發條所控制，也就由不得他，硬著頭皮就向前走，直到走過紅綠燈時，嘴角已不知是顫抖還是看透世事的冷笑了。

他卻停了下來，等待……不知等待什麼。當他終於再跨出步伐時，蛾又飛出來了。一如昨夜在維的頭顱四周繞了好幾圈。維不及等牠駐足，飛也似的逃了，他不要，他不想……

「等等……」維不顧蛾的大聲挽留，不停奔跑，身上的冷汗滴滿了沿路，直到跑出夢境，直到跑回自己的床上，雙眼睜著盯著天花板。

鬧鐘總是在最不該任性的時刻無理取鬧，咄咄逼人的作響把人都給吃下去，但這次是做了一件功勞。維陷於一種乍見曙光的不甘心，半帶著驚慌又懶懶的起身，仍然先用左腳趾尖試了試地面才走下床。走出房門，盥洗過後，吃了早餐，匆匆上班去了。

一連幾夜的折磨，維搞不懂究竟這些夢境是想暗示什麼，當他看到桌上還有一堆等他處理的事務時，只好停止發呆不去想。

維看著這家塑膠工廠，他好不容易從員工一路幹到了領班，最後才得以做為廠長，在這之前，他做過推銷員、地攤小販，甚至乞丐等十種行業，至今尚存在人世。想當初進入這家塑膠工廠時，只是為了想繼續苟活在這地球上，真的，做條狗搞不好他都做。每天盯著相同的過程相同的成品做著相同的反應相同的沒有思考相同的動作，還能有出息嗎？還不就是為了每天起碼能買個幾片土司果腹，其餘的想也不用想，反正他早習慣了那種苟活於世界上的感覺，像一片在風中尚黏在枝幹上的樹皮，下一秒可不知道在原處，抑或落在地面任人踐踏，化成大地的一部分，腐爛、消失……。

沒想到這一路就摘下了領班，即將退休的林老闆竟看中他這可憐的小子，或許就是他那副自卑的模樣，讓林老闆注意到了要同情他，又或許就是他只為了能活下去，反而使林老闆更為器重他，甚於那些只會搖尾乞賞的阿諛傢伙們。不論如何，他是坐上了廠長的位子，沒有人嘩然，那份永不踰矩半步的態度使得沒有人捨得嘩然，還因此在廠裡認識了一個好妻子。在維的生命中沒有更幸福的了，也許甚至可說以往的幸福一概加起來都不及現今所有的十萬、百萬分之一。

坐上這個位子的那一天，維永遠忘不了——白辦公桌、白沙發、新刷白的牆壁，那是他生命中從未擁有的純淨，讓他詫異而擺脫以往骯髒的白。哦，把他引進幸福的國度的也是同樣的白，那是惠一襲純白的婚紗，不理會維前途未諳的風險，就為他披了一身的白，做好一個秘書的職責，更稱極了一個完美妻子的本份。

就在這幾個春秋的掃過，隨著生意的蒸蒸日上，維也在忙碌中變得有生氣起來，那種存有意義的生命對他簡直是個諷刺，是骨頭裡的一根刺，刺得他以往的痛全消除了，把他熟睡的自卑都刺醒了，他愛這個要命的刺，他恨不得一輩子陷入這痛的麻木中。每天回家就享受的甜蜜的家庭生活，哦，他可也有一個完整的家？一個真正能容身的家？這對維來說可真是做夢也無法想像有這麼一天。

然而心裡的夢魔似乎不願就這麼放過他，那殘酷，就像個職業殺手，作完案就默默冷靜地拭著刀，不可能再想「這個人該不該殺？」，才不論那人多麼可憐。蟄伏已久了就得再動起來。

維的確確是受不了的，他害怕夢魔的煎熬一如螞蟻躲避食蟻獸，然而今日那種恐懼已沸騰成了憤怒，他準備好了，哼，他早就準備好了，就在今晚，他要備戰。

夢境一分不差地走入那巷口，維吸了口氣，鼓起膽比岩石還堅硬，眼裡射著怒光走過了紅綠燈。

「來吧！」維的心裡大喊。

上帝十分地如他所願，那蛾果真是徐徐飛來，繞著頭打轉。

「你到底想怎樣？你以為我會怕你嗎？」

「我並沒有要你怕我，所有恐懼都是你自己給你自己，哼，你們人類就是如此邪惡，總是設想著別人要殘害你，卻又不不自顧自地做出壞事來。」

「你倒是說說你看過什麼，算了吧，你以為我只是一隻吃著桑葉準備吐完絲就死，還被你們這些可笑的人類自以為聰明地奉為值得尊敬默默貢獻的養蛾嗎？看清楚，我看過的事比你多上幾十倍，我的翅膀讓我眼見你們人類是多麼悲哀，包括你。」

「不要再說了。」維冷眼看著牠。

「你們人類就是這樣，做丈夫的不像丈夫，做母親的不像母親，做孩子的得不到呵護，做妻子的得不到溫暖。」

「不要再說了。」維似乎再也撐不住顫抖的爆炸。

「你倒是說說看，你做過什麼好事，又看過什麼？」

「不要再說了！」維再也聽不下去，膝蓋不住彎曲了就跑，一樣的落荒而逃。這回他身上不啻是汗，還夾雜著淚，痛苦從他浮現的筋骨中就要噴出來。

「怎麼一臉愛暈臉？」

「是嗎？大概昨晚沒睡好吧。」

能夠再度回到美好的現實真好，就好比昨夜已闖入閻王殿被判決待在人間的期限卻又插了引擎飛出來。

「怎麼今天老是心神不寧的？」

「沒——沒什麼。對了，昨天老陳說廁所的設備已經是破得不能再破了，妳去看看，是要整修還是乾脆打掉重建算了。」

「哦，你自己不要這樣怪里怪氣的。」惠不解地走出了辦公室的門，腳步聲一步步比一步微弱，一直到再也聽不見響。

維起身，走向窗邊，對著窗外的馬路看著出神。忽然一幕畫面從他腦裡翻了出來。

「爸——不要。」維一把被爸爸的手給用力甩到牆角，爸爸的另一隻手則扯著挺著大肚子的媽媽的頭髮。「妳要死我就成全妳！」接著逕自一腳踹向媽媽，媽媽在維眼睛裡從半個身軀的影像消失，轉為一聲哀嚎聲，及重重的落地聲。

「媽——」撕裂靜止的空氣。維拖著被鞭笞出一條條爆裂的傷痕爬到門邊，看著略帶驚慌的爸爸急忙掉頭就走，耳邊響起幾秒前閃過的聲音，往下一看，早已昏去的媽媽躺在樓梯間，傾出一條血紅的河。

維顧不得哭，衝進房子裡拿起電話就撥一一九。在救護車的警笛聲中維坐在媽旁邊，還有預產期就快到的弟弟身旁。從小有記憶始，爸爸就從來沒有慈祥過，取而代之的是粗暴、吼叫以及夜夜令維不敢入眠的惶恐，深怕哪天睡著之後，自己就將被剝成肉塊。淚腺早已被一次又一次的錯愕傷害榨乾而不屬於自己，只是，只是這次維不知該不該哭。

維使盡力氣重重地搖頭，逼自己跳回現實，把臉上的痛苦撫平。他冷冷置身於這放映之外，彷彿正在發生剝離的一切與他無關，又偏偏他明明是這剝離的主角，準確的處於不能再精準的核心，連續的畫面烤熱他的肉體，原來世界有一把刀能這麼剪開一切，同樣的也剝離他和麻木，但剝離麻木的他，又剩下什麼？眼前的畫面薰得他滿臉焦灼，迅速蒸發。

同樣的時刻十分有默契地來臨，維又赴一個沒有約定的約定。

「出來！」

除卻維這一聲，四周的寂靜倒一點也沒被打破，那麼安好，完完整整地壓著維，壓得他整個人就要垮下來。「你在故弄什麼玄虛？」

維的喊叫是大聲的，大聲的喊叫卻絲毫沒有掩蓋他其實焦慮恐懼的心，那寂靜把他的心跳放肆地廣播出來，音量直線轉大。

「哼，愚昧的人啊，你知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在你眼中只不過是隻瞧不上眼的昆蟲，你倒是十分虛偽嘛！『你知道你自己心裡是慌的，你自己知道你臉皮是緊繃的，你還需要這麼認真地掩飾嗎？你的認真看得我真是感動，但我又不得不澆你冷水，你演得實在不夠逼真，做一個肥皂劇客串恐怕都會讓整齣劇變得令人發笑呢！』你還要隱瞞嗎？你以為你不去想那回憶就會自動消失嗎？不，它在的，它確確切切紮紮實實地在你心裡纏著你糾住你綁著你，你只是在逃避罷了，你這個連我都可以輕易擊敗的懦夫。」

十三歲的夏天，弟弟五歲，或許是這是他僅存的血緣，維對弟弟百般呵護，儘量把自己能得到的都先讓給弟弟。

某天下午，維帶著弟弟去一個池邊抓魚，這個池很大，弟弟都管他叫「海」。

「海吔！海吔！好大大——哥哥，快去找東西來抓裡頭的魚——」弟弟每次都興奮得忍不住自己的喉嚨，捲起袖子，上唇咬著天真的下唇，擺開陣勢，好像一出手就殺光滿場的兵馬。

「好！我去找蟲，你等著哦！」維轉身就四處找有希望會尋著蟲的地方，這他可是老經驗，一眼那蟲就在泥土之中也無所遁形。

弟弟早已忍不住盯著那魚游來再游去，直覺伸出了手往前用力一抓。這一抓卻抓牢了魔鬼的腳踝，鬆不了手了。

「啊——哥——救我——」一聲驚心使勁劈向維，他回頭一看，弟弟在水中都已快要失去鼻尖，一雙手拚了命的擺動。維把自己的聲帶都叫得拉出來了，一股腦地跳入水中，然而，這不是地面，漸漸地，維也不知道自己的行蹤了。

眼前是白花花的天花板，和一盞明亮的燈，身上是一床有些舊的被子。

「你醒了？」一個載著白色小船的頭顱駛入他的視界，小船，白色小船，開在海上的船，「海！」「海！」

「我弟弟呢？」維不禁大喊，但得到的只是護士阿姨突然抽動的眉頭以及長長的嘆息。

「……」

立在窗前的維被一聲喇叭聲所喚醒，眼底的一輛汽車和一輛摩托車撞在一塊。維不願想起那一聲宣告，他生命裡第二個把他拖進禁獄的宣告。二十年來，他一直愧疚著，愧疚那乍見五年的生命，竟眼睜睜被他放開，這無疑是一種謀殺！謀殺了唯一的血緣，也謀殺了自己的靈魂，而僅存他的軀殼活在這世界上，苟活！

鎖著的抽屜——被惡意傾倒出來，埋沒了維，天和地用一種得意的牙咬住他，他僅剩牙齦的嘴無力的張闔。

那來自地獄的使者早已消失在他的夢境，但卻從未停止牠的虎視眈眈，眼球熱得像兩團火，燃燒著維，令他大盜冷汗。

「喂！」惠一聲糾住維的腦筋，轉過身的維瞠目結舌。

「你到底在搞什麼鬼？每天總是這樣失神失神的，到底在想些什麼？」

維哪裡答得出來，失去牙齒的嘴微弱的張。

「你欺瞞嘛！」使者的聲音印上維的耳膜，面對眼前什麼都不知道惠，維整個人都傻了，腳底如遭受電擊

酥麻起來，汗水黏住衣服和皮膚。

「你是不是病了啊？有沒有事？維，不舒服要說哦！」

「沒事。」維好不容易找回自己的牙齒和語言，但僅能很微弱地說著。

維走回自己的沙發旁坐下，哄著惠說沒事，腦袋恢復了畫面，他必須回到現實的畫面。

又一天夜裡，相同的時刻早已過去，維卻沒走進那條小巷中，他只是在床上翻來轉去，冰冷的汗滴滲得床都是，他的耳朵裡，全是父親的怒罵聲，母親的慘叫聲，弟弟的求救聲，救護車的警笛聲，還有警察和護士瓜分的宣判聲。

他再也受不了了，走進廚房，拿起刀子就往自己的耳朵一劃，燦爛的血柱濺得自己一身都是。

「哼，聽不見了吧，我看誰還可以逼我，哈哈。」維冷笑著捧著自己的耳朵，發了瘋似的叫著。就在同一時刻他的頭裡似漲滿了氣，眼見越來越鼓脹，啪——的一聲裂成了碎片。

維就倒在自己的舞台上，幾秒後發出惡魔般的笑聲，伸著兩掌的血抹在四周，揮舞著聖潔的耳。

完整的身軀，粉碎的頭顱，手中還握著自己的右耳，躺在奇幻的血泊中。忽地，有一聲陰笑，似哭似喜的冷笑，一隻蛾從血泊中飛起，直到飛出窗外在深邃黑暗的天看不見行蹤。

《得獎感言》

我不喜歡這一篇小說，除了結局之外。

如果我說我所寫的東西幾乎都是真實的，信嗎？

或許是我不願收拾真實殘酷的汁液，反倒追求夢寐中的解脫。我是個百分之零的理性主義者，對於其他被理性主義者打回票的感性文章中的主角，說聲抱歉，但也因為如此，我們只需要獨享共同的回憶。

再次感謝林誠偉老師、張翠雲老師、崔沁老師、顧蕙倩老師。

拿到附青，大概也是畢業典禮了，感謝陪著我的你們。尤其是你，對不起，我失敗了，不能留為什麼紀念，但我想你懂，那種默契是不用多說的，My best friend，我最愛的人。

吳月
吳月